

世界杯和中国足球

□沈永昌

1个多月来,世界杯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我身边的中国球迷不仅熬夜看球,还有一些远赴俄罗斯现场观战。甚至一些中国企业成为世界杯赞助商,形成世界杯赛场的一大亮点。

本届世界杯,中国足球队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,中国球迷为何还如此热情?原来,我国与足球的情缘源远流长。早在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,我国就流传着一种叫“蹴鞠”的运动,就是用脚踢球。到了汉代,蹴鞠运动在宫廷中流行,出现了表现性和竞赛性活动。《水浒传》中的高俅就是因为踢球得好

而平步青云。到了唐朝,蹴鞠已成为宫廷和民间的普遍性娱乐活动。唐僖宗李僖对蹴鞠非常痴迷,经常亲自上阵,冲锋在前。蹴鞠踢得好的,他还提拔重用。如四川节度使一职空缺,有四大臣竞争,唐僖宗就是让他们各自表演球技,最后,表现精彩的陈敬瑄出任了四川节度使。宋朝的宋太祖赵匡胤政务再忙,也不忘踢球,他常常组织自己的弟弟和臣子们一起踢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《宋太祖蹴鞠图》就描绘了宋太祖与其弟赵匡胤、宰相赵普等一起踢球的场景。正是由于中国足球源远流长,2004年,国

际足联正式宣布,承认中国是足球运动的发源地。

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,也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年代。古时候,将军们领兵打仗,时常率领士兵在营前筑起球门比赛,增强必胜的信心。值得一提的是,20世纪20年代,香港南华队的17岁队员李惠堂1926年参加“史考托杯”足球赛,率队以4:1的比分大胜蝉联9届冠军的英国猎克斯队,首开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球队的纪录,为中华民族争了光。

中国足球有着悠久而绵长的历史,也有过辉煌时期。在新时代,国人对中国足球满怀希望。现今,

校园足球已显露曙光,全国已有2万所校园建成足球特色学校,实际在校生1200万人,过去3年,全国还新增5万足球场,到2025年,我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要达到5万所,让热爱足球的孩子为了兴趣而踢球,中国足球再次踢进世界杯的梦想一定会早日实现。



Jinshanbao

云间小笔

街头即景

□熊礼芬

上周二参加交通志愿者执勤,感受了一把红尘滚滚浮世绘。

临近下班前,我身穿志愿者马甲,头戴志愿者帽,手执小红旗站在卫零路——卫清西路十字路口。四五个交警在各个路口紧张忙碌地维持着交通秩序。由于卫清西路从西向东的路面正在维修,占据了右拐弯车道和一条直行道,三条车道只剩一条道可以通行。还不到下班时间,排队等候的车辆已经像长龙一样首不见尾。由于被占的直行道在靠近人行道的地方还能停两三辆车。但是由于靠近十字路口划的是实线,不可以变道,司机们只能等在一车道里。每到红灯时间,交警会不厌其烦地走到排在第三、第四的车辆司机面前,向他们解释,指示他们变道。虽然这并不能缓解拥堵的现状,但看着交警勤勉认真地工作,我心里满是感慨。就算交警只是节约了司机一秒钟,那大家也应该承认交警的努力和工作价值。

一个小时的时间,作为志愿者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。红灯停、绿灯行的通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。即便没有志愿者,大家也会约定俗成遵守这一规则。

结束执勤,我决定徒步回家,看看周边曼妙的风景,体会多样的人生。我常在想,人们孜孜以求名利与财富,到后来发现,名利只是身外物,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最重要。正如苏东坡《定风波》所言: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有一个良好的心态,世界皆备于我,又有何惧何求呢!



荷趣

阮维缤摄

感性瞬间

萱草花展乐赏花

□田儿

几天前,一个雨后的早晨,我去大堤路散步,浓密的树荫下空气分外清新。不知不觉,我走到了荟萃园,几条小道上,一盆盆鲜花整齐摆放在两旁,花似百合叶如兰,艳丽多姿。原来,这里正在举办萱草花展。“萱草生北堂,颜色鲜且好。”眼前的萱草花令人赏心悦目。

萱草还有许多别名:黄花菜、忘忧草等等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的萱草花,让我这个喜欢看花的人喜不自禁,甚至有点心花怒放。

萱草的别名以忘忧草最为有名,据《诗经》记载,古代有位妇人因丈夫远征,遂在家居北堂种栽萱草,借以解愁忘忧,后来,人们称之为“忘忧草”。自古文人墨客借萱草表达忘忧之情的诗句颇多,白居易有诗云:“杜康能散闷,萱草解忘忧”。为他晚年的知己刘禹锡屡遭贬谪的遭遇予以劝慰。唐代诗人李中的《所思》“门掩残花寂寂,帘垂斜月悠悠。纵有一庭萱草,何曾与我忘忧。”表达了游子浓浓的思乡之情。其实,花草本无语言,只是人们表达情感的载体罢了。古时诗人或怀才不遇,或颠沛流离,见萱草触景生情,有感而发,稍解一时之愁,略忘片刻之忧,是可以理解的。被生活琐事困扰,郁郁寡欢之时,我觉得应及时调整情绪,学会放下。董必武曾给他的夫人写了首诗,“赠我含笑花,报以忘忧草,莫忧儿女事,常笑偕吾老”,以此劝慰她勿再为家事琐事烦忧。

萱草叶翠枝挺,花朵秀美,有一种外柔内刚、端庄雅达的气质,让人觉得像慈母般和蔼可亲。自古以来,文人借萱草表达对母亲的情感。孟郊在《游子》里云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。慈母倚堂门,不见萱草花”。王冕有诗云“灿灿萱草花,罗生北堂下。南风吹其心,摇摇为谁吐?慈母倚门情,游子行路苦”。情真意切,感人肺腑。我想回去后,在母亲居室的窗前,也种一盆萱草花。

荟萃园的海天楼前,一排品种少见的萱草花摆放在花架上,花朵圆形,色彩丰富,层次分明。人们争相拍照留影,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小女孩,在一盆鹅黄色的萱草花前自拍。妈妈跟小女孩轻声说:“这叫母亲花”,小女孩的脸上露出阳光般的笑容,她的妈妈也笑着,像身边的母亲花。我用手机拍下了她们幸福的笑脸,也让这份美好的心情定格在心中。



坚定理想(篆刻) 张延安作



上海精神(篆刻) 姜振作



追求卓越(书法) 李蔚原作

笔走心缘

依蛮有劲

□周云海

周末,我到花鸟市场买了两盆蟹爪兰。刚到门卫处,几个熟识的女邻居就笑着打趣说:“只晓得依讲话蛮幽默的,想不到依做事也蛮有劲,隔三差五买盆花。”

说话听声,锣鼓听音,再愚钝的人也听得出,她们是在寻我开心。

伶牙俐齿的她们可能忘记了,爱花并不是女人的专利,她们更不会知道,当初在滨海小城工作生活的时候,我所在新村的左邻右舍都养花植草。记得当年我也仿效邻居养了很多花草草,阳台花架上姹紫嫣红的各色花卉确实给人带来好心情。

十多年前,我搬至他处。看见邻居家天井里的花架上杜鹃、茶花、蝴蝶兰、六月雪等争相绽放,那一院浓浓春色让人十分羡慕。当即,我也从农贸市场捧回了一盆开着密密匝匝鲜红花朵的仙客来。因第二天要和家人出

游,临出门前,妻子给仙客来浇了一大杯水。一周后,当我兴冲冲推开门时,不禁傻了眼,仙客来绿油油的叶片发黄了,往日坚挺的茎条,不知什么原因如今有气无力软绵绵的。也是巧,此时楼下的女邻居将邮递员误送的信件送上来,她一看仙客来的模样就下了结论:“水浇过头了!”随着妻子的自责和我一叠连声的认错,她告诉我们,仙客来浇水要适当控制,水分过多会造成烂根,浇水可用盆底浸水方式,或把叶片轻轻抬起,沿着花盆的边缘,缓慢浇灌。她轻轻地将球茎从盆里小心地移出,麻利地用小刀将块茎腐烂处切断,小心翼翼地埋入从自己家里取来的沙土里。未了,她笑着对我妻子说,“我发觉你先生蛮有劲的,水不是他浇的,认错抢在前,别人还以为是他惹的祸哩。”因为和楼下热心的女士第一次打交道,寻开心要看对象。如果是知根知底的老友,我一定会

将任贤齐的“心太软”稍作改动顺手拈来:“我总是心太软,心太软,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……”

现在说我讲闲话有劲的人不多了。因为他们说,你现在不消停做的事情比你讲闲话更有劲。有的说,依有劲伐,去书展或听讲座总是呼朋唤友一个“加强班”;最搞笑的是去年和金山朋友去巴尔干半岛游,两个当地的洋模特邀请我合影留念,他们大惑不解地问:“凭什么,让你抢足了风头,就凭你阿拉一句也听不懂的洋泾浜英语希?”我只能幽幽地回应一句:“老外都听懂了,依为啥不找找自己听不懂的原因……”

“有劲”在上海闲话里大概是有意思的意思。既然还受人待见,那我就一如既往地有劲下去。只是想,像我辈夕阳红里的老大不小者,能够得到同事、朋友、同学、邻居时不时送来一顶“有劲”的帽子,真是荣幸至极,人生也就不虚此行。



红船精神(国画)

蔡师曾 程国辉作